

小說翻譯語化

飛柏考·衛大

狄更司
林漢達
原稿
譯述



潮鋒出版社



飛柏考·衛大

狄更司 原著 林漢達 譯述

潮鋒出版社



書中如發現有裝訂上之缺陷，如破頁、缺頁、倒裝等情，請逕向本社排換。外埠
可將原書郵寄本社，當將新書（平郵）寄奉。

大衛·考柏飛

·版權所有·

原著者：却·狄更司

譯述者：林漢達

裝幀者：葉非夫 陳汝琦

出版者：潮錄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漢彌登大廈237—8室

電話 一〇七三三

排印者：康友印刷廠 裝訂者：元興製本所

封印者：光藝印刷公司

1951年7月初版

甲 1—3,000

本書編號 No. 3

* 定價：12,500 元 *

陸志韋先生序

繙譯一本名家小說，要費這麼老大勁兒，幹什麼呢？因為繙譯的人特別賣力氣，想叫讀者一方面能欣賞這部小說，一方面也在文句上，修辭上，得到點兒好處。噫，慣了繙譯文字的人老是像「走馬看花」似的，迷迷糊糊的瞧着一點兒粗枝大葉罷了。那粗枝大葉只傳給我們好些「暗示」。我們在那「暗示」的基礎上，憑自個兒的幻想，另造一個文字的世界，就以爲我們了解了原文了，以爲繙譯的人盡了本份了。未必然，未必然。在粗淺的文字上，這樣做繙譯工作滿可以教給人一點兒知識，傳給人一點兒感情。因爲平常說話，我們也只能傳達意思到那種程度。好聽話，不求甚解。等到碰了釘子，才發現把話聽錯了，把繙譯文字唸錯了，那後悔可就晚了。

世界上有兩種文字最會叫人碰釘子。一種是科學，又一種是文學。說話是難事，說科學的話，文學的話，是難乎其難。繙譯科學，文學，更是難上加難。這末了的一重難關，很少有人理會到。人家畫了一幅畫兒，我給描一個樣子，還不容易麼？可惜繙譯不是描樣子。人家的文字是跟人家的說話縫在一塊兒的，一邊是裏兒，一邊是面兒。咱們有咱們的裏兒，就是漢語的基本結構，語詞的次序，表示時、空、動的巧法等等，都是不容許咱們隨意挪動的，除非是胡說，除非是不把

繙譯文字跟說話總在一塊兒。那樣的自作主張另有他的獨霸的世界，咱們也不必惹他。林先生繙的這本小說，用的是口語，差不多全是地道的北京話，他一定會體貼繙譯的難處了。

我先說說繙譯科學的難處，他比文學還簡單一點兒。科學的文章，不一定得用口語來繙譯，因為原文也不一定那樣。一本幾何學滿可以用文言來繙。「因為」簡寫成「因」，「所以」簡成「故」，「那末」簡成「則」等等，滿不在乎。那些字就得像符號邏輯裏的符號似的。那樣的文言文也不難學。然而科學的文章不全是數學類的。物理學比數學難繙，生物學比物理難，社會科學更比生物科學來得複雜。

為什麼越弄越為難呢？不外乎原文更接近作者的口語。外國人寫了一本科學書，要是朗誦起來不能讓人一聽就明白的，那樣的人有瘋人院開着大家等着他；除非像愛因斯坦似的，據他說他的話世界上只有半打的人能懂他，不論說的是哪一種語言。中國人可不然，科學跟說話到現在還好像是兩回事。

然而科學究竟還比文學容易對付一點兒。為什麼呢？繙譯的難處，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外乎兩點。一是一個詞所代表的內容在兩種語言裏不一樣。二是一句句子裏各個詞的次序在兩種語言裏不一樣。越是日常生活裏常用的詞越會受到民族習慣的限制。比如「黑，白，輕，重，貓，狗，牛，羊，」在漢語跟別的語言好像代表同一回事，其實不然。這不比在科學的範圍裏說話。中國生

物學裏的牛就是外國生物學裏的牛，甚至於用同一個拉丁名詞也是可以的。老鄉們用來耕地的牛可決不是外國產牛奶的牛，也不是產牛肉的牛。科學的名詞（動詞，形容詞），多半是容易繙譯的，可以由同行公議來決定的，可以隨時創造，管他叫什麼都可以的。文學啊，不單是繙譯給科學家驗的。表面上看來，極平凡的一個詞，我們在繙譯的時候，得照顧他在說漢語的民族會引起怎樣的反映。就這一點看來，文學已經比科學麻煩多了。

至於繙譯文字裏，詞的次序，地位，那一類的問題，我真不敢去談他。就怕捅了馬蜂窩而對於任何人沒有一點兒好處。我是贊成必不能免的歐化句子或是和化句子的，可也是竭力反對不需要的，單是爲裝腔作勢的洋化。「戰鬥在飢餓線上的人們」不就是「在飢餓線上戰鬥的人」麼？頭一句是十足的洋話，第二句是勉強可以算是漢語。漢語不能表達意思的時候，我們不妨說洋話，繙譯文字也不妨採用洋式，那是萬不得已的。先問一問：我們對於文字的內容，對於說漢語，對於說漢語的讀者，盡了責任沒有？這是得仔細考慮的，得集體研究的，得有點兒民族的自尊心的。這應當是有計劃的試驗工作。我老是盼望着大家先用幾本簡單的科學書來試一試，比如歐格列特幾何學之類。用漢語來寫現代科學會寫成個怎麼樣子，我們還沒有把握。我準知道中國人是會做科學工作的，應當是會說科學的。也許我們會比西洋人說得更好一點兒。前些年，我留意過所謂「科學文法」的批評，就是 Carnap 先生等人的見解。後來覺着咱們中國人還沒有研究那一類問題的資格。

他們嫌科學的話說得不好，咱們還沒學說話。不會繙譯科學書，我看決沒希望把文學書繙譯成功了。這至少是我各個兒的偏見。不願意用口語譯書的，他根本不信學問得跟生活聯在一塊兒，跟說話聯在一塊兒。他哪兒會知道繙譯的甜酸苦辣呢？所以我對於林先生的工作抱有極大的希望，並且他的成功已經是很可觀的了。這工作是十分辛苦的，至少比繙譯科學要難得多。他的努力是值得感謝的。

我還願意介紹一下他的「素譯」的法子。我在學英文的時候，唸過好些本 Dickens 的小說，到現在還留下一個迷糊的印象，就是細膩。說得不好聽一點兒，就是膩煩。林先生說他的譯本不是節譯，更不是意譯。古人說，「有話便長，無話便短」。照林先生的法子，該譯就譯，中國人不耐煩聽的，就免了。能唸書的中國人，現在都是忙人，忙在建設工作。不忙的人，可不唸書。林先生倒是爲忙人着想的。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 陸志韋作的序文。

讓翻譯這本書的人說幾句話

(一)「大衛考柏飛」這本書，原文叫「The Personal History and Experience of David Copperfield the Younger」，直譯是「小伙子大衛考柏飛自個儿的歷史跟經驗」，好像有點儿太囉嗦；舊翻譯本叫「塊肉餘生」，挺文雅，就是不大普通；改成現在這個名儿，還不賴。

(二)「大衛考柏飛」(原書一八五〇年出版)是狄更司(Charles Dickens, 1812—1870)十三種著作裏頭自個儿頂心愛的一種，也是天下頂有名的文學作品裏頭的一本，原文的字數差不離有四十來萬，翻譯成老百姓的話，還得多點儿。我自個儿心裏老覺乎着太長點儿了，普通忙點儿的人真沒有那個勁儿把它念完。因為這個，我打算用新的翻譯的法子把它寫成十來萬字。是怎麼一個新法子呢？不是直譯，也不是意譯，我敢說也不是胡譯。我勉強管它叫「素譯」。畫畫裏頭不是有個素描嗎？我把古典派的細緻的工筆畫臨成現代式的粗線條的素描。我覺乎着這種翻譯挺懸乎。要是借這個鍾儿把翻譯看成馬虎偷懶儿的事，那可不是我的想頭。

(三)「大衛考柏飛」裏頭多一半可以說是狄更司自個儿的事，特別是大衛小時候跟年輕時候的苦日子——學校生活的不合理，童工生活的損勁儿，還有後來賣文章過日子的那一段。他自個儿

在窮裏頭栽跟頭，叫他能跟窮人一條心。他是那時候英國，也可以說是天底下獨一無二寫窮孩子的事兒的人（法國的雨果勉強可以算是第二個）。他逗笑的筆尖上帶着眼淚，眼淚裏帶着笑。在這本書裏也瞧得出來。

（四）狄更司這一部小說裏頭取的人名都是由他自個兒細心琢磨的，有的取聲音，有的取意思，有的兩樣都取，這才好配上那個角兒的脾氣，比方：Murdstone, Steerforth, Creakle, Traddles 這些個。爲了保留原作者的意思，我在翻譯的時候想盡了法兒顧到人名聲音跟意思，比方謀爾石，駛蒂覆，克厲革，屈來達這些個，雖說也少不了硬湊的地方。

（五）這本書是我這幾年隨身帶着的舊稿，原意是要借這個機會多收集點北京話的詞兒。也讀了好幾位生長在北京的朋友們修改過。因爲不是一口氣翻出來的，又不是一個人修改的，筆法上少不了有不大對勁的地方，還得請讀者多多指教。

目次

陸志韋先生 序	V
讓翻譯這本書的人說幾句話	IX
一 我是怎麼生下來的	一
二 我懂事了	八
三 我換了一個地方	一七
四 我現了眼	二六
五 他們送我出去	四一
六 我交朋友	五〇
七 我在撒冷公學的頭一個學期	五五
八 放了假，我樂了半天	六二
九 多嘴也忘不了的一個生日	六九

一〇 家裏沒有人照應我·····	七三
一一 我自個兒過日子·····	八二
一二 我下了一個頂大的決心·····	九〇
一三 姑姑的主意·····	一〇三
一四 我又開了個頭·····	一一一
一五 來了一個人·····	一一八
一六 回想起我做學生的時候·····	一二二
一七 我去見見世面·····	一二九
一八 我挑個行業；我浪蕩·····	一三九
一九 天使跟惡魔·····	一四六
二〇 我當了俘虜·····	一五四
二一 屈來達·····	一六一
二二 兩個災害·····	一六七
二三 魂靈飛上天·····	一七四
二四 一個跟斗栽到地·····	一八一

二五 拚命幹……………一八八

二六 朵碧——一朵小花兒……………一九二

二七 成了親的那些日子……………一九八

二八 娃娃夫人……………二〇四

二九 到外國去……………二二二

三〇 愛格尼絲——我的明燈……………二二八

附錄 關於口語的說明……………二二七

一、字音跟字形……………二二七

二、白話改成口語……………二三四

三、白話跟口語對照表……………二三六

插圖六幅：

(一) 一六——一七 (二) 二〇——二二 (三) 九八——九九

(四) 一一八——一一九 (五) 一七六——一七七 (六) 一九八——一九九

一 我是怎麼生下來的

人家說我是禮拜五晚上十二點鐘生下來的。掛鐘「噹噹噹」，我「哇哇哇」，響到一塊兒了。我跟鄰近的老太太們壓根兒就沒見過面，更甭說誰認得誰了，可是她們倒挺喜歡照應我，說我生在這個壞日子，壞時辰，命裏註定了一輩子倒黴，還說在禮拜五半夜子時生的孩子能聽得見鬼。就拿頭一句話說，用不着我賴，我這半輩子就可以看出是真的還是假的了。再說第二句話，我可還沒這份本事。要是真能見鬼的話，倒挺好玩兒的。我是帶着衣胞生下來的。人家說這樣的衣胞挺貴重，誰買了就一輩子也淹不死。我的衣胞賤賣，報上登着廣告，要價十五個基尼（每個基尼值二十一個先令）。不知道水手們那時候手裏緊①呢，還是他們樂意花錢去買歟木背心，我可說不上了。反正，花了廣告費，衣胞也沒人要。一直等到過了十年，我親眼睜着自個兒身子的一小塊東西當着好些個人吆喚着賣。我還記得有一個老太太出了有限的倆錢就買了我的衣胞。後來全村都知道我的衣胞真挺靈的，甭說那個老太太沒淹死，正格的②，還活到九十二歲，挺自在地歸了天了；因為她一輩子沒挨着過水，除了喝茶的時候。

我生在勃倫特斯東，是個孀生兒③。我眼睛一睜開，我爸爸的眼睛早就閉上六個月了。爸爸壓

根兒沒見過我，我光見過爸爸墳頭上的石碑。我快生下來的那天，我媽一點兒沒有精氣神兒，身子又挺軟的，一個人坐在爐子旁邊，掉眼淚，歎氣，心裏想着自個兒這一輩子，跟快見世面的這個沒爸爸的小累贅。那當兒正是三月裏頭，整天介括着風。她又傷心，又害怕，猛一下子瞅見一個不認得的堂客①打圍子裏走進來。那就是我的姑太太貝翠。屈牢沃小姐。

貝翠。屈牢沃小姐是我爸爸的姑姑，我的姑太太。她嫁了一個比她年輕的小白臉。那個小白臉不光長得漂亮，打起老婆來也是一把好手。他老跟姑姑要錢，（原文姑姑跟姑太太通用，以後都叫姑姑，顯着親熱，其實就是姑太太。）有一回拿不着錢，就一死兒②要把她且③二層樓上扔下去。因為這個，姑姑給了他好些個錢，倆人都樂意分開。錢剛一到手，他就上印度了。聽說後來死在那邊了。姑姑也滿不在乎，一分開了，就又使她自個兒的名兒，在老遠的海邊上買了一所小房子，怪清靜地住下來。

姑姑本來挺疼我爸爸的，後來爲了不答應他的親事，說我媽是個小賤人兒④，娘兒倆就別扭開了，打這兒不再見面。姑姑可沒見過我媽，光知道娶她的那年，媽還不到二十呢，爸爸可有她倆那麼大⑤，再說爸爸又是病病歪歪的，娶她才一年，爸爸就死了，又待了半年，才生了我。

我媽也沒見過姑姑，可挺怕她，連提都不敢提。那天見了這位進來的堂客，瞧她那個神氣，就猜準了是姑姑。姑姑也不拉鈴，也不敲門，反倒一轉身站在窗戶外頭，鼻子尖貼在玻璃上，擠得又

扁又白。我媽見了，抽冷子①吓了一大跳。也許就因為吓了這麼一跳，才害得我在禮拜五晚上生下來。

我媽慌裏慌張地站起來，躲在屋子的牆腳角裏頭。姑姑衝着②我媽皺了皺眉，拿手一比劃③，叫她出來開門。我媽只好聽她的，開開了門。

姑姑見我媽穿着孝，就說，『你大概就是考柏飛家的吧。』我媽怪沒氣兒地說了個『是。』姑姑說，『我姓屈牢沃，你大概聽說過這個人吧。』我媽心裏雖說不樂意，表面上還得和顏悅色地說當初聽見提說她的時候就挺高興。姑姑說，『早先你光是聽說，還會兒讓你瞧瞧吧。』媽請她進來。倆人兒一坐下，媽可就哭起來了。

姑姑一連串地說，『咄，咄，咄！別這麼着！』媽老哭，哭，哭了個够。姑姑說，『孩子，把帽子摘下來，讓我瞧瞧照④點兒。』媽不能不依着她，手打着哆嗦，趕緊把帽子摘下來，又密實又好看的長頭髮都披在臉上了。姑姑說，『哎，哎，哎，簡直是個小姑娘兒！』

說真的，媽真挺年輕，她的模樣可比她的歲數還透着年輕。她搭拉着腦袋⑤，整跟年輕是她的錯似的，一邊抽搭着，一邊說，『是呀，我是個小姑娘兒，還是個小寡婦兒，要是死不了哇，又快當小媽媽兒了。』姑姑拿手擦了擦媽的頭髮，媽覺乎着這一擦倒還有點兒體貼勁兒。

太陽壓山老半天了，娘兒倆坐在爐子旁邊，半天誰也沒言語。末了兒，姑姑言聲說，『呃？你

「約摸着什麼時候兒能生啊？」媽吞吞吐吐地說，「我老覺着混身打戰兒，知道我非死不結①！」
「不，不，不！別這麼說。喝點兒茶吧。」媽沒指望似地說，「啊，喝茶頂什麼呀？」姑姑說，
「準保頂事。別胡思亂想了。我問你，你的丫頭叫什麼名兒？」

媽挺孩子氣地回答說，「媽，我怎麼知道準是個丫頭呢？」姑姑搖晃着腦袋說，「真是！我是問你：你的使喚丫頭叫什麼名兒？」媽說，「哦，她叫排高第。」姑姑眉頭一皺，說，「什麼？排高第？這像個什麼名兒！是個人名兒嗎？」媽低聲下氣地說，「是她的姓兒。她的名兒跟我一樣，考柏飛活着的時候兒就叫了她的姓兒。」

姑姑拉開客廳門，扯開了嗓門嚷着，「來呀，排高第！端茶來！少奶奶不舒坦②。別閒着。」她發了令，等着，直到排高第吓了一大跳，一手拿着洋燭，一手端着茶進來，姑姑才把門關上。完了按原來的樣兒坐下，撩起裙子，兩隻腳擱在爐子上，兩隻手按在大腿上，又跟媽說，「你剛才說不知道生下來的是男是女，我可敢說，準是個女的，還非是個女的不結。孩子，等你的丫頭一生下來——」

「也許是個男的呢」，媽大胆說了一句。姑姑立時駁她說，「我剛才不是告送你了，是女的，準是女的，你別跟我鬧別扭。你的丫頭一生下來，我得好好兒照應她，當她的保護人，你得管她叫「貝翠·屈牢沃·考柏飛」。這一個貝翠·屈牢沃準保一輩子不受人欺負，不能烏頭蒙③。得好好

儿有人管教着她，保護着她，不能讓她像拉瓜唧地①把真心送給不配給的人。她的事儿我都得給她担着②。』她說一句話，腦袋上的筋一爆，整跟使勁儿壓着自個儿委屈，不讓它顯出來似地。媽光覺着害怕、迷糊、不塌實，不知道該怎麼說。

姑姑歇了歇，換個口氣，問媽，『孩子，考柏飛活着的那當儿待你怎麼樣？你們兩口子合得來嗎？』媽說，『那時候儿我們挺好，他待我挺好。』

『哦，』姑姑說，『也許把你慣壞了③。』媽抽搭着說，『是，也許把我慣壞了。到這會兒一個親人儿也沒有，孤孤零零地光憑自個儿過日子，更覺乎着他把我慣壞了。』說着，又哭了。姑姑攔着她說，『別哭，別哭。哭不光於你沒好處，就是於我趕明儿④要管教的小姑娘儿也沒好處。歇歇儿吧。』

媽太傷心了。排高第拿着洋蠟一照，瞧見她的臉色變了，就攙她上樓，讓她躺在床上。一邊打發她的姪兒漢姆請大夫去。（漢姆是排高第偷偷儿請來幫忙的，連媽都不知道。）工夫不大，漢姆領着威力浦大夫來了，才聽見客廳裏還有一位不認得的太太坐着，左胳膊肘上掛着帽子，耳朵裏塞着棉花，真絕！⑤媽媽又沒告訴排高第，漢姆跟大夫更不知道。威大夫急着上樓，也沒留神。等他瞧過了媽，又下來，才跟這位堂客臉對臉地坐在客廳裏。

這位威大夫是男人裏頭頂個⑥的了，走道怕踩了螞蟻，說話怕吓着人，誰也沒聽着過他發脾